

忆普陀山客运站

□孙鼎期



上世纪90年代普陀山客运站客流场景



写着站名的水泥钢筋塔,2004年被拆除

中国四大佛教名山,唯独普陀山隔海相望,需渡船而至,这便有了“海天佛国”的别称。唐宋时期朝山,多从宁波雇船经定海、沈家门登岛。宋末元初,在沈家门建接待寺,方便往来香客歇脚之用。清光绪元年7月(1875),湖北轮首航普陀;光绪三年,开辟了宁波至普陀山的航线;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普济寺住持了余、莲禅捐资,建立了短姑道码头。普陀山客运站于1982年在广福庵南侧关圣祠原址上建成,以提高运力代替短姑码头。随着客运量的增长,1984年、1990年、2014年又分别扩建了码头。1985年,半升洞码头竣工;2005年,朱家尖蜈蚣峙码头竣工。截至今日,这两座码头依然是往来普陀山重要的两大港口。

2012年,我刚毕业便进入普陀山客运站工作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,母亲就从普陀搬站调至这里。那时候从本岛去往普陀山,只能在半升洞码头登船。码头分两处:一处海星客运,以大型客船为主;另一处海华客运,主打快艇。那是玻璃钢船体的快艇,搭载雅马哈发动机,仅可载客十余人,大家都习惯叫它雅马哈快艇。大船航行要半个时辰,快艇一刻钟便可横渡海面。

那年,父亲工作繁忙,母亲上班便常常把我带上普陀山。当年,游客远没有如今这般熙攘,除本岛航线外,还有往返上海、宁波的班轮。去往上海的是梅岑轮与锦屏轮,“梅岑”正是普陀山的古名。旧时码头规模很小,两座泊位,一间候客室,便是全部。

我上班那年共有三个浮动码头和一个固定码头,航线市内有沈家门、朱家尖,市外则是上海和宁波。我被分配到检票组,检票有一组和二组,分别有一个组长,对靠着上班,白衬衫、深蓝色的西裤配一个工牌、一把剪刀便是我上班的全部装备。我的组长姓龚,挂一杠衔,底部用船锚装饰;另一个大组长姓金,跟我同个寝室。他们对我这个刚毕业的小伙也算照顾,一上班,便手把手教我。其实检票工作并不难,难的是点上客人数,不要超过客船的核定人数。

那年客运站站长姓杜,随后又换成了吴和周两位站长。票面用的是红

色、绿色或白色的纸质船票,红色或绿色的船票为游客所购买的船票,确认好上面的目的港,用剪刀剪一个豁口便指引游客排队进入对应的朱家尖、沈家门通道;白色则是居民和山上工作人员所购买的优惠票,这种票要拿出对应的优惠证,用手在票上面撕一个大小不一的豁口,至于去沈家门还是朱家尖则由他们自由选择。

每逢三大香会节和法定节假日,要在室外广场搭建临时排队通道以应对井喷的运力。男士都在临时通道上,各司其职,或检票或站在通道口维持秩序。每逢此时,山上的公安、综合执法等部门也会加入维稳队伍,以确保游客安全离港。

在客运站抗台至今想来也算一件趣事,扛沙袋自不必说,由于连接浮动码头的是两座浮桥,台风来之前要用几根粗犷的绳子架在浮桥一侧,一大群男士分在两边,随着“1、2、3”的号子声将浮桥猛地拽到另一侧才算结束。

客运站的同事大多和睦友善,但年少安逸的时光里,总有一句刺耳良言,彻底打碎了我的慵懒懈怠。一次我偶感身体不适,躺在休息室稍作休整,却被一句冷硬的话语点醒:“生病又怎么样,不用干活吗?你不想干,回家去,有的是人干。”寥寥数语,打碎了我沉溺于安稳舒适的现状,读书充实学识渐渐成了我的日常。

2016年,我离开了伴着青春成长的客运站,离开了那无数个夜晚流连过的港湾。时光荏苒,我早已褪去年少的浮躁莽撞,如今蓦然回首方才懂得,当年那句不近人情的“鞭策”,恰是人生最好的成全。

多年之后,故地重游,候船厅和码头都进行了扩建,信息化的便利淘汰了纸质的船票,LED屏也实时播放出岛人流。只是崭新的大厅、新颖的设备少了旧式空调发出的丝丝冷气,那些旧时相识的人早已不见,多了一些新面孔,就连那些深邃的记忆也随着时光淡去,徒增了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、少年游”的唏嘘。

且把青春留在客运站,留在那无数个午后,留在那剪刀剪下的船票上,向着远方航行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

上世纪90年代普陀山客运站码头远景



行走鹁鸪门村

□姚远

摩旅途中,我们辞别舟山朱家尖,去西岙码头中转桃花岛,回北仑。

桃花岛,是作家金庸笔下的东海胜境。碧海蓝天,金沙熠熠,海岸绵长,令人流连。

东边山路口,偶见一指路牌“鹁鸪门村”,也许是对这村名好奇,我决定去寻访这渔村。

鹁鸪门村,是桃花岛东部的小渔村。三面环山,无论你从哪条路来,都得翻山越岭。夕阳在山,人影稀少,山路盘旋,我的摩托车像条鱼,漂浮在海浪似的山路上。

半小时后,抵达鹁鸪门村。小村,依山面海,白墙灰瓦,错落有致。老屋门窗斑驳,很有年代感。海风阵阵,不时穿越村子,村口坐着几个聊天的老人,他们的说话声,飘飘忽忽。

我原以为鹁鸪是布谷鸟,村人告诉我,鹁鸪就是斑鸠,俗话说“天上斑鸠,地上泥鳅”。随后他们又指着不远处的船影说,那是村里码头,可去看看。

绕过村子老旧的冷冻仓库,见渔船码头,栈桥似的延伸入海几百米。码头边停泊着几只渔船,近处是蓝身小木船,乌贼壳一样,两端尖,中间宽。船头小旗,“呼啦啦”迎风飘扬。远处好几艘百吨铁壳大船,几个渔民低头收拾东西,一只小狗来回跑得欢。

海上落日,缓缓下沉,海面泛起橘色的光,映照着渔村。海风拂过,寂静安详。时光流转,岁月沧桑,渔村温暖的生命底色,永不会褪去。

天色渐暗,我们告别鹁鸪门村时,心中拥有一份从容和安定。

第二天清晨,我们在岛上兜风,沿西边山路又转到鹁鸪门村。

行走渔村,往东是一弯沙滩,沙滩外是海,无遮拦的海。碧波盈盈,阳光金子般跳跃,闪闪烁烁。不远处,有位老人提着袋子,弯腰捡拾海滩上的垃圾。

漫步沙滩,海风送爽。抬眼望,不远处海上,有“大象”伸长鼻子吸水,这不是网传的“海上圣象门”之景吗?我们欢呼起来。这延伸入海的礁石,其形酷似大象伸鼻吸水的造型。立马举起手机,“咔嚓咔嚓”,对准“圣象”,一阵狂拍。

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,我们快步到海堤上。村里有位老人也在堤上看风景。他指着海上“圣象”说:“我们把这块石头叫穿鼻洞,我小时候去那里捡过螺,现在山路都长满茅草了!”当地人称“穿鼻洞”,意为“穿过鼻子的山洞”,这名形象、新鲜,比“海上圣象门”之称,更通俗更接地气。

说实话,真希望去近看那块被海风侵蚀的奇特礁石、神奇的“海上之门”。小红书上有位旅行者拍摄的“海上圣象门”照片,同时还备注软件六只脚的轨迹号。下次去桃花岛,穿越山岭,近探这块礁石就方便多了。

鹁鸪门村,不见一只鹁鸪。猜想,也许从前这里有很多鹁鸪,栖息于那块礁石门上——“鹁鸪门”,村以礁名,称“鹁鸪门村”。当然,这仅是我们的美丽猜想。

村前沙滩上的定海城,是上世纪90年代电影《鸦片战争》的拍摄地。那些城墙、城楼、古炮位和箭垛依然如旧,是战争岁月的守城者,坚定地抗击外来侵略。

村口,遇见一棵树冠如云的大香樟树,像擎天之伞,遮风挡雨,默默撑起小渔村温暖晴朗的日子。

告别鹁鸪门村,转身回望这位东海边沉默的守望者,我心里又多了一份敬仰和眷念。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:
zswb03@zsnews.com, 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,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,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,在后台留言投稿。